

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0117506

10位ISBN编号：7500117507

出版时间：2007-6

出版时间：对外翻译

作者：徐磊

页数：191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前言

如果说，唐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座高峰，那么唐代灿烂的文明便是缭绕在高峰上的云霞。在这些“云霞”之中，最美最引人注目的，莫过于唐代的诗歌。

唐诗甚至让韩愈、柳宗元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亦逊色不少，文言小说的高潮唐传奇也比不上诗的广泛流传，而新生的词则更显得稚嫩。

唐诗占去了唐代文学的大半光辉，集“三千宠爱”于一身。

不夸张地说，凡是有中国人在的地方，都会听到哪怕只是几句的唐诗。

唐代的诗人们，不单单是写诗，他们或慷慨高歌，或低吟浅唱，或在边塞悲凉地吹奏笛箫，或于田园优雅地抚弄琴瑟。

他们高兴的时候，白日放歌须纵酒；他们忧愁的时候，抽刀断水水更流。

他们是一群歌者，毫无顾忌地抒发着自己的情感，吟咏出一首首歌诗。

而一首首唐诗汇集在一起，就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，组合成一曲唐诗的歌。

从唐初的六朝余韵，到唐风初成；从盛唐气象，到安史之乱带来的萧索低谷；从元和、贞元年间的唐诗中兴，再到风流晚唱——唐音一步步发生着变化，却不离唐代总的特色，那就是气韵上的华美，意境上的壮美，和情味上的优美，美得自然而健康。

在唐代诗坛灿烂的天空中，有着无数颗耀眼的星。

他们有着独特的个性，或张扬，或清高；或稚气，或成熟；或高雅，或沉稳；或刚直，或柔和……脑海中忽地闪过串串姓名，而望一眼他们的身份，却发现，竟来自社会的各个层次与角落，有皇帝与大臣，也有百姓与寒士；有贩夫兵士，也有闺中少妇，甚至还有罪犯……在这样一个诗的国度中，盗贼也会对诗人另眼相看，皇帝也时刻关注着诗坛新的活力。

唐诗受欢迎的程度，无法以量形容，因为它已经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中。

宋人纵然反其道而行之，但没有唐涛，宋诗又哪里去找反模仿的靶子呢？虽然宋诗是建立起来了，更与唐诗一起在诗史上双峰并立，然而唐诗终以自然之美而更胜。

从古至今，文坛上涌现出大量解说唐诗的作品。

无疑，有着悲喜与美丑、壮阔与萧索、太平与动荡等千万气象的唐诗，是备受人们青睐的话题之一。

也许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对唐诗的印象，但每个人领悟的唐诗也绝不重复，恰如苏轼的诗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”现在，就让我们从唐诗的起点出发，沿着道路追寻一个个里程，感受歌者的悲哀与欣悦，聆听唐诗的旋律吧。

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内容概要

从古至今，文坛上涌现出大量解说唐诗的作品。

无疑，有着悲喜与美丑、壮阔与萧索、太平与动荡等千万气象的唐诗，是备受人们青睐的话题之一。也许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对唐诗的印象，但每个人领悟的唐诗也绝不重复，恰如苏轼的诗：“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”现在，就让我们从唐诗的起点出发，沿着道路追寻一个个里程，感受歌者的悲哀与欣悦，聆听唐诗的旋律吧。

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书籍目录

四海之内皆为家 一样分别两样情 红颜易逝的幽叹 山寺月中寻桂子 幽州台上的悲歌 孤篇横绝 春风不度玉门关 爱恋黄鹤楼 天涯共此时 田园中的守望者 一片冰心在玉壶 黄昏独坐海风秋 意尽，是种豁然 一个游侠身份的自己 回看射雕处，千里鸣春涧中 阳前三叠 人生得意须尽欢 举杯消愁愁更愁 风吹一夜满关山 君不见，走马川 月是故乡明 安得广厦千万间 以诗论诗 江枫渔火对愁眠 两个韩*的区别 回乐峰前沙似雪 此恨绵绵无绝期 琵琶弦上的共鸣似花还似非花 几十年不变的倔强情有独钟对竹枝薄情?多情?桃花乱落如红雨 西冷松柏下我心梦桃源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斑竹泪晓寒深处，相对浴红衣 大雁飞过菊花插满头 只是当时已惘然 相见时难别亦难 山雨欲来风满楼 任是尤情也动人 无情最是台城柳 “燕子楼”的凄凉 为他人作嫁衣裳 后记

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章节摘录

四海之内皆为家 过旧宅（二首之一） 李世民 新丰停翠辇，谯邑驻鸣笳。

园荒一径断，苔古半阶斜。

前池消旧水，昔树发今花。

一朝辞此地，四海遂为家。

贞观六年，李氏武功旧宅，文皇帝故地重游。

太宗——那个曾经远近驰名的太原公子，战场上犹如神一般存在的大唐秦王，那个踏着玄武门前同胞兄弟的尸骨、迈过高祖李渊残碎的心走向皇帝宝座的李世民——第一次看到这个世界，正是在这里。

三十多年后，他翠辇鸣笳，黄罗伞盖，再一次来到自己的出生地，竟衣袂冕而还乡了。

三十年，尚不到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，世间却如斗转星移般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：曾经繁华似锦的隋王朝，已被唐取代多时，湮埋在历史长河中；当年身为岐州刺史的李渊，如今已经连升N级，成为大唐帝国的首任太上皇；而三十多年前呱呱坠地的婴儿，一个被父亲寄予了“济世安民”厚望的孩子，便是如今大唐皇宫中宝座上的帝王。

人变了，物也变了，人非物非。

李渊挈妇将雏就任新官，离开了武功，旧宅便也荒弃闲置，直到被“封”为庆善宫，仍是一副乌乌涂涂的模样——看看李世民《过旧宅》诗中对它的描述，印象或不得不如此了：后园一片荒芜，曾经的小路被蔓草遮断，成为隐约可见的幽径；青苔日久，布满了半壁斜阶；前池的一泓清水早已干涸，化得无影无踪；只有如今依旧生花的杂树，似保留着往日的风采；然而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后园早已没有了与之相衬的繁华，对比今昔，能不令人喟叹？

当年李氏一家离开这里时，站在旧宅的车马前，他们也许有过一丝留恋吧？

那个在此出生的少年，会不会格外对旧宅多望两眼呢？

不得而知。

但即位后的太宗，确实几次回来，探看这位“老朋友”。

有时候，人对自己出生地的感情之深，是旁人所不能理解的。

李世民的出生地，虽然残破，总还可以找寻；虽然荒芜，却仍可以辨认；这里有足够的空间令他驻足、沉思，有足够的沧桑使他念怀，念怀那些无忧无虑、阖家和睦的日子——怀旧与怀旧带来的感伤，便是《过旧宅》前六句体现出的诗情了。

有人说《过旧宅》是一首宫廷诗歌：一样宫廷诗歌式的感伤，一样堆砌着楼阶池木，更有一样的怀旧。

如果只是这样，那么这首诗电许只能委身被遗忘的角落。

我们不能因前面六句而忽略尾联，恰是最后两句，几乎将诗提高了一个境界。

“一朝辞此地，四海遂为家”李世民从对往日的感慨中走出，笔锋一转，一种常人难以企及的磅礴气势喷薄而出，唐初依稀尚存对南朝文学柔美的崇尚，终于没有束缚住北方健儿刚劲的豪情。

离开旧宅，李世民从此踏上了转徙四海的道路，开始了自己建功立业、济世安民的人生旅途。

四海为家？

怎么听上去就像是一个四处漂流的流浪儿呢？

非也。

此“四海为家”，非彼“四海为家”。

李世民不是漂泊的浪子，而是帝王，四海之内皆是他的家园，又何来漂泊之说？

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；率土之滨，莫非王臣。

”李世民脑海中一定想起了这句话。

是啊，既然天下都是自己的家，那么这里——今日的庆善宫，往昔的武功宅院，不过是自己曾经栖身的一个处所罢了，又何必揽住旧日的思绪紧紧不放？

龙，应该腾飞，应该居高而俯瞰，纵然有怀念、有依恋，却不该被这些束缚，因为龙所向往者是更高的天空。

<<只是当时已惘然-唐诗的美丽读法>>

天空，伴随着龙的飞腾，是风起而云涌。

距李世民吟诵此诗的八百多年前，另一位帝王曾经由“风云”而起兴，抒发着感慨：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？

诗的作者正是那位一统天下、又因杀害功臣而毁誉参半的汉高祖刘邦，但他不经意间留下的这首诗，却为后人一致称道。

诗不华丽，也不需要华丽，却有着汉代文学特有的悲壮，以及可贵的“真”，这足以使《大风歌》成为帝王诗中的佼佼者。

而李世民的这首《过旧宅》，相形而言，不免婉约了些；然而气魄宏大、刚健有力的尾联，在总结全诗并点明题旨的同时，为全诗划上了一个豪迈的句号。

明代胡震亨的著作《唐音癸签》中，就曾特地拣选这句尾联以及另外一首诗中的“昔乘匹马去，今驱万乘来”加以评论，他这样写道：“风起云扬之歌，同其雄盼，自是帝王气象方侔。

”“帝王气象”，堪称点睛之语。

若非帝王气象，“四海为家”大约要闹出笑话了。

太宗确是一位文武双全的皇帝，既雄才大略地开创了贞观之治，更大张旗鼓地建设新朝虽略显稚嫩，却充满活力的文学大厦。

还在做秦王的时候，李世民就有一番大手笔，以自己对文学的热爱，集中了诸多当时颇负盛名的文人，组成“十八学士”，建起文学馆（后来的宏文馆）这样一个文士们的“瀛州”（虽然秦王此为目的颇不纯，到底是为文学做了件好事）。

而他成为帝王之后，就像他自己在《帝京篇》中说的一样，依然常在万机之暇时吟咏诗文。

《全唐诗》中对他的评价是：“天文秀发，沉丽高朗，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，帝实有以启之。

”清朝的文人们犯不上去恭维几百年前唐朝的皇帝，这个评价或许有高抬之处，但必须承认，帝王的爱好对文学的发展总会有推动作用。

不过，太宗皇帝的诗，的确不总是有着《经破薛举战地》的苍劲、“疾风知劲草，板荡识忠臣”的洞察、“一朝辞此地，四海遂为家”的豪壮，却也并不像郑毅夫所说是“嫣然妇人小儿嬉笑之声”。

毕竟，在柔靡诗风弥漫了数百年之后，想让唐太宗立即驱散南音，确立新朝诗歌的新气象，这个要求未免有些苛刻，同时也不可能。

太宗自己就很喜欢宫体诗。

譬如，那一首柔靡婉丽的《玉树后庭花》，在宫体诗中出类而拔萃，却也负着亡国之音的名声，因而帝王们每触及它的时候，难免会有所顾虑。

太宗却不然，他曾直言要为自己的大臣们演奏这曲艳歌，还像个要做“坏事”的孩子般起誓道：“你们看，一定不会有事的。

”事实上，对于先贤们所言音乐可以影响一个国家命运的说法，他是心存疑虑的，只是不好直言，便在内心中一直暗暗相信，自己不会因为喜爱一曲《玉树后庭花》就成了亡国之君。

是以太宗心中无鬼，当然不会惧怕《玉树后庭花》这个“鬼”了。

然而，太宗毕竟是一代明主，有着一个成熟政治家的狡黠与理智。

他可以喜欢宫体诗，可以创作宫体诗，但绝不允许宫体诗妨碍到他的宏图大业，一旦有大臣反对他的爱好并将此提高到一个可怕的高度时，他便约束起自己的兴致，让理性在头脑中获得胜利。

唐初的诗歌在南朝文学的遗影中左突右闯，虽然一时无法完全冲出，却也为唐诗注入了新的活力。

唐代诗风的嬗变，到底是要由后人完成。

太宗带领一大群文臣雅士，相互唱和，形成贞观朝特有的文学景象，太宗自己也成为贞观诗坛中存诗最多的诗人。

就这样，一个伟大的诗的时代的序幕，在不知不觉间拉开了。

.....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, 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